

盛世狂歌

合欢教主·著

卷四
听潮宴

一日踏千山，千山我独行，多情刃饮血，烈焰驹惊风。多情刃的出现，勾起了江湖中所有成名人士的一段心结，那不止要靠忏悔，还要靠鲜血洗清。

当代著名作家梁晓声倾情写序，武侠奇才，狂歌一曲，笑红尘。盛世不得势，我意不当绝。

武侠馆 
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Carnival in peace and revolting in the darkness.

盛世狂歌

卷四 听潮宴

合欢教主·著


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盛世狂歌. 第4卷, 听潮宴 / 合欢教主著. —— 北京: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, 2012.12
ISBN 978-7-304-05782-4

I. ①盛… II. ①合… III. ①民间故事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77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68420号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。

盛世狂歌卷四: 听潮宴

合欢教主 著

出版·发行: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电话: 营销中心 010-58840200

总编室 010-68182524

网址: <http://www.crtvup.com.cn>

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45 号

邮编: 100039

经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策划编辑: 侯 洁

版式设计: 周 洋

责任编辑: 窦晓群

责任印制: 李 玲

印刷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印数: 1-5000册

版本: 2012年12月第1版

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

印张: 8

字数: 122千字

书号: ISBN 978-7-304-05782-4

定价: 28.00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本社负责退换)

情节如天使，细节似魔鬼。

——梁晓声

目录

- 三十三 绿水凝噎葬鸳盟 / 1
- 三十四 烈血刀锋快意城 / 33
- 三十五 于无声处听惊雷 / 65
- 三十六 月异星邪为谁伤 / 97
- 三十七 芜湖治下波云诡 / 127
- 三十八 崆峒勇激金风荡 / 157
- 三十九 美人图出运帷幄 / 187
- 四十 愿为永夜斩烛龙 / 215



盟驾葬噎凝水绿



三十三

绿水凝噎葬鸳盟

凌雨然醒来的时候，被上、地上、墙上都爬满了金色的阳光，明明暗暗地游动，水波般温柔。然后她便听到了水声。

沉厚悠远的涛声，将整间房子包在中间。她心中一怔，莫非自己在船上？紧接着她便发现任逍遥正搂着她沉睡，鼻子几乎贴到她脸上。

凌雨然大惊失色，险些跳下床去。

好在她咬紧牙关忍住，又飞快检视一遍衣物，从里到外都还完好，才轻轻舒了一口气。目光一转，一道灵光闪电般划过脑海——若此刻刺任逍遥脑后百会穴一下，自己

就不会被他羞辱，江湖也可太平。

这样想着，她便悄悄拔出头上发簪，将手伸到任逍遥脑后，慢慢对准了百会穴。只要再用力一推，任逍遥就是个死人。可是她忽然一阵犹疑，手悬在了半空。

她从来没杀过人，甚至，连小猫小狗也不曾伤害过。任逍遥有一句话说对了，她的性子的确与刀剑和江湖统统挨不上边儿。

她不自觉地垂下目光，看着任逍遥，第一次这么近这么认真地看他。

他的胳膊环着凌雨然的肩，一只手还握着凌雨然的手，握得那么轻柔，掌心传来的暖意，令她想起那天在山中摩挲肩头的温暖。他睡着的样子一点都不像个杀人不眨眼的邪魔，反倒像个大孩子，尤其是那薄薄的、微微翘起的唇，竟有几分调皮的味。这个原本极英俊的男人，脸上偏偏有一道丑陋的疤痕，令人心疼。凌雨然几乎想要伸出手，轻轻抚平它了。

是什么人留下的这道疤？

这个问题刚刚在她脑海中闪现，任逍遥便突然睁开了眼睛。凌雨然吓了一跳，全身僵住，手中簪子掉在枕边。

四目相对，除了滔滔水声，便是一片寂静，仿佛混沌初开前的寂静。

任逍遥将她手臂放入被中，细细瞧着她，良久才道：“你睡得可好？”

淡而平和的语气。凌雨然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也不知他方才是装睡，还是恰巧醒来，浑浑噩噩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以后我们每天都这样睡，好不好？”任逍遥又道。

凌雨然听见自己又“嗯”了一声，只觉一股陌生而奇异的男子气息扑到脸上，心绪混乱，呼吸几乎停止。任逍遥见她不言、不语、不动，白皙的皮肤下透出温柔的微红色调，不觉低下头，在她额角印了印。凌雨然只是极轻极轻地哼了一声，不知是意外，还是别的什么，等她明白过来，任逍遥的手已钻进她的裙角。

“啊！”她身子猛地一僵，落荒而逃，缩在床角，又惊又怕地看着任逍遥。

任逍遥却起身推开了窗子，清凉的江风立刻灌满整间屋子。他深吸几口气，嘴角渐渐浮出一丝嘲讽的笑意。

男人若想给女人留下深刻印象，就要时不时冒犯她一下。偏偏凌雨然不能反抗，更无力离开，这种掌控的感觉

实在是男人的一大乐趣。

门外突然响起敲门声，一个年轻男子道：“教主。”
是岳之风的声音。

离开正气堂后，血影卫只剩十三人，任逍遥便将剩下四十人调来，分为三队，指派了三个首领，岳之风是其中之一。昨夜船到铜陵镇时，岳之风这一队便上船扮作赵虎阳的随从，那些真正的随从则被囚于舱底。

“进来。”

岳之风是个面色黝黑的年轻人。他瞟了一眼床角的凌雨然，道：“教主，钟良玉的船在前面白茆镇港口，请教主示下，我们是冲过去，还是……”

任逍遥皱眉。

任逍遥诱来兰思思本是为了不被长江水帮的人盘查，却未算到会在半路遇到钟良玉。长江水帮帮主或许不会去做查看过往船只的琐碎事，或许没有心情与赵虎阳照面，却绝对会来看一看自己的妻子。任逍遥坐在桌边，转着手中茶杯，道：“钟良玉有多少人？”

“大船一艘，小船不知，帮众五十。船上还有荆州段大寨主，快刀手许贲，金陵段大寨主，分水蛟游鸿。钟灵

玉也在。”岳之风见任逍遥没有说话的意思，继续道，“许贵的刀在长江水帮可算第一，属下暗自揣度，杀他，尤其是在船上，大约要折损我们六七个人。游鸿的拳脚功夫虽然差些，但入了水无人能敌。”

任逍遥又问：“离芜湖还有多远？”

岳之风一怔，不明白他怎么突然问起这个地方来。任逍遥从不将自己的全部计划告诉任何一个人。他认为手下人只要做好自己的事便可，没有必要知道太多，知道得多了，反而容易坏事。岳之风已习惯他的作风，只顿了一霎，便道：“八十余里。”他看了看窗外的风，又补上一句“半天时间便可赶到。”见他不语，又试探着道：“教主若有要务，属下可以硬闯。”

任逍遥摇头，忽然站起身子，眼神冷峻，缓缓道：“让飞飞和双双请钟良玉上船来。通知所有人，准备硬闯。”

岳之风应了一声，转身出去。

“你又要杀人吗？”凌雨然怯怯地问。

任逍遥笑道：“你若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可以少杀些人。”他坐回床边，似是无意地捡起那支绿玉簪子。

“什、什么条件？”凌雨然的心顿时收紧。

任逍遥道：“嫁给我。”又晃了晃手中的绿玉簪，
“这便是信物。你想要什么样的定礼？”

“你……”凌雨然说不出话。

她完全分不清任逍遥是开玩笑，还是认真的，只觉得心怦怦跳。

白茆镇并不是个冷寂的地方，长江被这里南北两座小岛一分为三，水深港阔，散布着大大小小的码头。中部十里河湾土地丰饶，钟良玉为兰思思买的庄园和田地，就在这河湾里。“海上生明月”之宴令他失去了孩子，正气堂一役令他万分窝火，加上帮中事务繁杂，又应承了冷无言暗中封锁长江各个港口、寻找任逍遥踪迹的事情，这四个月他一次也没有来看兰思思。不仅因为没有心情，更因为兰思思的身份令他尴尬。

暗夜茶花之首，这样的帮主夫人是不会得到十八家大寨主承认的，对长江水帮转入白道的大计亦十分不利。所以钟良玉故意冷淡兰思思。帮中大概只有钟灵玉劝他探望兰思思。倒不是钟灵玉可怜兰思思，而是不希望哥哥太过沉闷。于是钟良玉才不声不响地来了白茆镇，谁知兰思思却不在。

兰思思为凤、玉二人示警，自然不会把行踪透露给下

人，所以整个庄园没有一个人知道她的下落。钟良玉阴沉着脸，一言不发。钟灵玉很是尴尬，她本想要兄长散散心，没想到却遇上了更窝火的事。

“大哥，那娘们不识好歹，走便走了。凭咱们长江水帮的声势，大哥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。”游鸿绰号分水蛟，此刻虽不在水中，他的身子也一刻不稳地微微打战，似乎随时都会钻入水中不见了一般。相较之下，快刀手许贲就沉稳得多。他身子挺得笔直，说起话来一如刀锋：“老泥鳅这么说就错了。大哥在乎的不是女人，是颜面。”他阴冷眸子里闪过一丝凶光，“长江水帮帮主夫人偷偷跑了，这事情传出去，是会笑掉同行大牙的！”

钟灵玉没好气地道：“你们两个就不能省省，还嫌我哥不够烦！”

游鸿瞧了瞧许贲，嘿嘿笑了笑，不再说话。钟灵玉对别人或许还能客气些，但只要许贲说话，她一定想方设法地跟他作对。

脚步声响，院子里走来两个俏生生的丫头，一个大眼睛，一个尖下巴，水灵灵煞是勾人。游鸿和许贲的眼睛立刻亮了。他们不认得凤飞飞和玉双双，钟良玉也不认得。

即使在芙蓉峰有过一战，他也很难从四十几个女子中记住她二人的模样，何况此刻两女换了一身装束。二女微微施礼，凤飞飞道：“见过帮主、二当家、两位寨主。奴婢是赵虎阳赵寨主手下。”说着扬了扬赵虎阳的腰牌。

游鸿一拍脑袋，怪叫道：“他妈的老赵，怪不得最近一向少见，原来是得了两个漂亮小姐。”

钟良玉皱了皱眉，道：“赵老弟有事？”

玉双双笑道：“我们寨主没事，只是夫人乘船出游，病在了池州，寨主亲自送夫人回来。只不过，”她微微垂首，脸色泛红，“只不过，夫人一定要您去船上接她，才肯回来。所以寨主就要我们来请帮主。”

许贲冷冷道：“这女人的架子未免太大了些。”

钟灵玉道：“这你就不懂了。我男人要是几个月不来看我，我也会想个法子难为他的。”

许贲道：“女人这毛病趁早改了，男人都没多少耐心。”

钟灵玉眼睛一瞪，柳眉倒竖，想要辩上几句，又觉得自讨没趣，便闭了嘴。谁知钟良玉却笑道：“妹子，你老大不小了，这脾气也该改一改。”钟灵玉听他发话，哼了一声，把一肚子骂人话咽了回去，丢下一句“大哥也开我

的玩笑”，一径往后院去了。

游鸿摸摸额头，道：“这哪是别人，这明明是，呃，一家人么。许老弟你说是不是？”

许贲不说话。

长江水帮的十八位大寨主中，许贲武功不算最好，水寨势力不算最大，与钟良玉的交情也不算最深。可若说钟灵玉最有可能嫁给谁，那一定非他莫属，至少长江水帮十几位核心人物都是这样认为的。只是许贲这个人有些不开窍，常常不承这个情，但凡他油滑一点，也早娶了钟灵玉，势力超过其余十七位大寨主许多。可越不开窍的男人，女人就越有兴趣。所以一向飞扬跋扈的钟灵玉在他面前总是吃败仗，也只有他可以随意要钟灵玉吃败仗。

钟灵玉一口气奔到河湾边，狠狠踢着垂柳，骂道：“王八蛋！都欺负我，哥也欺负我！”一抬眼，见钟良玉往江心大船去了，恨恨道，“你去看你老婆吧！这辈子也不要管我了！”

她和哥哥钟良玉自小一起玩大。父母耽于帮务，很少关照他俩。本来她什么事都愿意跟钟良玉说，可是随着年岁渐长，有些话便无法说了，尤其是哥哥娶了兰思思之

后。帮中年岁相近的人中，她只对许贵这个沉默寡言的人有好感，但是这个人偏偏不顺她的大小姐脾气，钟良玉也从不替她说一句话，这令她恼怒无比。

忽然，江心大船扬起帆，顺流东去，钟灵玉不觉一怔。哥哥难道要带兰思思出门去？可怎么不与自己说一声呢？她双手攥得指节生疼，转身奔上码头，跳上一艘小船荡了出去。忽然船身一震，哗啦一阵水声，一个人湿漉漉地翻上了船。

许贵。

他坐在船尾，叼着一根芦苇管，瞧着钟灵玉。钟灵玉先是一惊，又是一怒，扬起船桨打去，骂道：“你竟敢跟踪我！”

许贵抬手一格，船桨失了准头，“唰”的一声栽入水中。“我只是觉得事情有点怪。”

“哪里怪了？”

“帮主就算要走，也不会不说一声便走。”许贵皱紧眉头，“那艘船上大概有问题。我已叫游大哥带金陵段的船队迎过来。若是无事，权当迎接帮主；若是有事，也好有个照应。”